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戰國策卷六

臣  
王杰詳校  
詳校官主事  
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四百二

子部

戰國策卷六

宋 鮑彪 注

趙

初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  
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  
渤海之東平舒中邑又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  
北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

中五原

上黨

襄子

簡子子

定王十六年戊子三晉滅智伯分其地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



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

韓人晉舊姓故魏亦有

諫曰不可夫

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

鷙殺鳥也喻其殘忍

復來請地不與

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

狃夫性驕也

又將請地於

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

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

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

元作宣下同

子欲勿與

趙葭

魏人亦晉舊姓

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

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

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

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藺

元作藺

臯狼之地

非藺

趙地臯狼屬西河

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

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

陰疎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

他日陰疎今則顯矣

其移兵寡

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安于簡子

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

君澤趙臣繼安于者

其餘政

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

君謂襄子

乃使延陵君

元作

王此襄子臣  
不得稱王

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

案府庫

案按同行也

視倉廩呂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

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

治晉陽也公宮之垣

垣墻也

皆以荻蒿苦楚廡之

荻荏葦屬

爾雅蕭荻注即蒿又繁醜狄為蒿苦蓋也楚荆也以是為墻廡牆同

其高至丈餘君發

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筩籥

音窘籥

之勁不能

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

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

質礎也

請發

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

元作城

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

謂將降何

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則齒

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麤中而少

親

麤粗同疏也

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為之奈何張

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日既夜遣入晉陽

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

出

兵交使在其間故得朝之

遇智過

過一作果智伯之族

轅門之外

以車為門而轅

外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

君智伯



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

言親與二國約

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

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

之智伯曰兵著晉陽

著言附其城

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

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

葭韓補

康子之謀臣曰段規

二諡皆非當時語

是皆能移其

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

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

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

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

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

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

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

恐智伯以過之去  
之決有感動也

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

吏而決水灌智伯軍補救水而亂韓魏翼而

擊之左右夾擊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

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

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彪謂段規之

之察孟談皆如在其目中可謂明也已矣此一時三  
晉智氏皆有士三晉之應之如響智氏獨不用之而  
亡則士豈非天下之重寶乎雖然水傳晉陽城之不  
沉者三版於此時使智伯殺韓魏之君亦難聽矣其  
次欲其分封二子是豈不可為與智伯唯沒  
於利故昏於智故孟子之說曰何必曰利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元

下不沈者三板郟疵晉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

智伯曰何以知之郟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

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

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白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

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

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郟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

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域今且將拔矣夫二

元作

三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

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

之心

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

而解於攻趙也

解懈

今君聽讒

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却疵謂智

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

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

視端畏之趨疾避之恐疵要之與見

智伯而辭屈也

却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

魏之君果反矣

虜謂智伯至是眩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魄者至以謀臣之言質人

以反夫非狂昏癡瞽孰肯自承其反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

元作百下同伯業不振今復發之

乃

稱簡之塗

稱者舉其說也此士國地君之御

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

地君之御

國地猶武安之類御則之塗

有之曰五霸之所以致天

下者約

行兩字

主勢能制臣

約者曰斷之辭

無令臣能制主故

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

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

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

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

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

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

聞往古天下之美同

有美而同必相嫉

臣主之權均之能美

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

不足愴然有決色

雖欲決去而猶愴然明不得已也一說決猶別

襄子去之

卧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

不為上用何

如對曰死僂

僂戮同

張孟談曰左司馬

失其名

見使於國

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

行猶用也疑當作任

君曰子從事乃許之

使談自從其所欲之事以

張孟

談

此下著書者美之也

便厚以便名

便安厚重也去權所以安其重損名所以安其名

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

趙地

故曰賢

人之行明主之政也

此美襄子

耕三年韓魏齊楚

元作燕

負

親以謀趙

言五國昔約親今背之

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

昔者智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

言分地多自與韓魏嘗以

為言矣今復來也

而今諸侯

行孰字

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曰

君其負劔而御臣以之國

君自為御

舍臣於廟授吏大夫



授談之吏以為大  
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  
夫示尊顯之也

妻之楚

使妻之楚

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

而謀敗

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 彪謂孟談有道之士也

國有危難不顧萬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復出以銷國家之難非有道孰能出處語默若是其裕哉范蠡始終之際賢矣方之孟談猶一間也

晉畢陽

畢萬之後

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

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  
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

者死女為說已者容

脩其容色

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

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

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

扞鉞同集韻矛鑄謂之鉞刃施刃其端

曰

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

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

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

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

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

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于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吾所謂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

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

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

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

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補中行氏以

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國士名

者臣故國士報之為國士所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

乎豫子衍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

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

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  
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  
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

言有此心  
望不及此

敢布腹

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  
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

而自  
呼也

遂伏劍而

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刺客傳有  
謂襄子豫子皆

彪

千載人也豫子能報舊君能厲天下後世之為臣使  
它人為之必一失於此矣或以其無成事為空自苦  
夫壯士能行其志而已成不成則有命焉吾何以必  
之哉智伯有如此臣以國士遇之而不免於亡殆與

郭君善善  
為革者與

烈侯

襄子孫元年  
威烈王十八年

癸酉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

魏十七年  
此元年

趙侯將不許趙利

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音疲罷則趙重

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  
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趙利  
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肅侯

成侯子元年  
顯王二十年壬申

蘇秦從燕之趙

此十年

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

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

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

秦傳言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

奉陽君妬嫉賢也

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

外疏之也

游談之

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

禮婦人死曰捐館舍蓋亦

通稱

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

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

在於擇交

與諸侯交

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

身不得安

終趙王身

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

為趙敵

而民不

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

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

苦言其力

斷絕人之

交橫人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

異陰陽而已矣

陰陽言事止有兩端指謂從橫

大王誠能聽臣燕必

致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

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

封內地

湯沐之邑貴

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効實

實如氊裘之類

五霸之



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  
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  
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  
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皆以地與秦宜陽効則上

郡絕

并州郡

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

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

秦紀注亭名在霸陵

則南陽動

修武者

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  
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

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

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

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

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

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

言秦於天下獨畏趙害已

然而

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

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

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

傳附同止

兵止於此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禍

必中於趙矣

猶射中的

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

無三夫之分

一夫有田百畝此未為唐侯時

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

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

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

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

節節目

固已見於胷

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

掩蔽

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

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

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補破必矣

今補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

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

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補有木

榭曰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

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

患卒粹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

元作獨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

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  
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  
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儼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  
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  
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  
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  
涉河漳燕守雲中

并州郡

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

臯魏塞午道

王莽傳注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漢梁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慶州東有山

名子午嶺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共為子午道詳此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莽

所通者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

因秦也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

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

國從親以償秦

償元作擯無異義今並從前作償

秦必不敢出兵於

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以矣趙王曰寡人

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

侯

秦傳有在說燕後彪謂從約者天下之心亦其勢也夫秦有吞天下之心不盡不止諸侯皆病之而

欲儻之此其心也同舟遇風胡越之相救如手足於其頭目此其勢也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勢如水之就下孰能禦之故謂之從從者從也順也其所不可者諸侯之心不一夫其心不一者非明計智筭也或見小利而相侵或修小怨而相伐或眩於名實而為橫人之所恐喝此張儀所以投隙而起使諸侯之智少靈於連雞則秦人自保之不給安能圖併吞之舉耶儀謂秦地形勢便兵強士武足以橫天下然則天

時人和道德之威仁義之澤舉無與於興亡之數乎  
雖然一縱一橫皆一偏之論有王者作則從橫皆廢  
而天下定而非所以論於此時也

蘇秦為趙王使於秦

本傳不書

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

乃者過柱山

蓋砥柱

有兩木馬一蓋呼侶

招其徒

一蓋哭

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  
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

事也

事猶分

吾所苦夫鐵鋸

元作鋸下同

然自入

鋸言鐵之利苦鋸則

鐵鋸也義不合此

而出夫人者

人謂木屑自鐵言之為人

今臣使於秦而



三日不見無有為

元作謂

臣為鐵鉅者乎

無有言得無有也

武靈王

肅侯子元年顯王四十四年丙申

齊破燕

之噲之亂燕七年此十二年

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

約而攻齊齊必讎趙

不約與國而獨攻齊故齊怨若有與同攻則怨有所分矣

不

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

齊破燕所得地近趙趙以河東易之

趙有河

北齊有河東

此二非郡

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

東之地強齊

言齊得河東則益強

以燕以趙輔之

與之易地是助之也

天

下憎之

害其強

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

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惠使臣敢獻書於

大王御史

周宗伯屬官秦因之而趙亦有言此者不斥王也

大王收率天下

以儼秦秦兵不敢出

元作去

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

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

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

高紀注督視責也

今秦以大王之力

因畏趙而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  
飭兵故

史不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恚恚亦含怒

之日久矣今寡元作君有敵元作甲鈍兵軍於澠池

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

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

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補熒惑諸侯熒火

猶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

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

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歐韓魏歐驅同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元作切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官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趨促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傳在

楚韓齊後蓋此十五六年彪謂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武靈

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加之數年如議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儀矣燕昭末年蘇代重燕而從約復舉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甘茂為秦約魏以攻韓宜陽

秦武王三年此十八年

又北之趙冷

向謂強國人趙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

市齊王閔欲求救宜陽必効縣狐氏

地韓欲存宜陽

必以路涉地端氏

屬河賂趙秦王武欲得宜陽不愛

名寶寶之名世者齊韓之賂欲拘

且拘茂也且以置

公孫赫樗里疾

茂不還秦則二人用

武靈王平晝

無事之日  
猶平日

問居肥義

趙相也餘  
並公族

侍坐曰王

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

權猶  
度

念簡襄之迹計胡狄

之利王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

長

錯猶  
委

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

動而

補

有明古先世之功

先猶  
高

為人臣者窮有弟長

辭讓之節

弟順  
也

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

分也今吾欲繼襄王之業啟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

也

卒世猶舉世言  
舉世無能察此

敵弱者

與弱為敵  
謂胡翟

用力少而功多

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

者必負遺俗之累

不與俗同俗所遺也

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

人之恐

所謂黎元懼焉

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

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

即定負遺俗之慮

定言自定於心不為俗移

殆毋顧天下之議矣

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

有苗

不用兵而舜干羽欲以服人亦異於俗

而禹袒入裸國

非中國之禮

非

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暗於成



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

者戚焉

以此異趣知俗必見遺

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

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

元作服

中山我必有之王遂

胡服使王孫綰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

為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為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

在於信貴

信伸同所謂  
行法自近始

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

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

止猶至

事成功立然後德可

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

與之  
論此

所以  
輔之

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

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縶謁之

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

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

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啟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

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

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

異出類敏疾於事也

遠方之所

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

以中國為有義有行

今王釋此而襲

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

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

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

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

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社

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

而甌越之民也

即漢東甌閩粵

黑齒雕題

史注以草

染齒為黑雕題者刻其肌以青丹涅之

鯁冠秫縫

鯁大鮎以其皮為冠秫稊緘也言女工之

拙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

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

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

俗而教離又况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

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

異異俗

曲學多辨

不知而不疑

言各不知其異而不疑之

異於已而不非者公於求

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

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

史注安平涇縣西有津水津名薄洛津後志安定烏

枝谷名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

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

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

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

元作其

叅胡樓煩秦韓之

邊

言叅錯居其邊地

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

不塞者志

在遠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

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累累同引

水圍鄣屬常山非社稷之神靈即鄣幾不守先王忿之

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

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

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

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

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

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補而君子養焉

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

忠君無蔽言

蔽猶失

國之祿也

祿猶福

臣雖愚願竭其忠

王曰慮無變擾

言能定慮則不亂於物

忠無過罪

過者罪之小者

子其

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

當猶順

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

之制也循

元作修

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

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

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

言其所言不能出俗

常民

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

若今胡服自我始也

且夫三代不同

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

政言治行於下

智者作教而愚者

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

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

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

不敢用私意

民之

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

有所聞則改前之為

達於禮之變能

與時化故為己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



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

賤謂輕國犯奸者身死，賤國者族宗。族滅其宗有元作此兩者

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

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

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

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

而動者，據猶依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喻其省便今王易初不

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

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  
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  
過脩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  
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義神農教而不誅黃  
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  
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  
不一其道施禮於世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  
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

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

鄒屬

魯國言二國雖無奇服不無奇行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

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

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

此謂進退以下

故聖

與俗流

言其順俗

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

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

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于其勿反也

趙記十九年有無二趙諫

詞虜謂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

攘却之事嚴兵而已兵嚴而士用命雖不胡服其無

成功如其不然雖易服變古何救於敗哉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遂舉國而夷甚矣其不權於輕重大小之差也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鈎金一與羽之類古所謂以辯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而史無譏故備論之

王立周紹為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

踐石以上者

踐石謂能騎乘者禮洗玉石注乘馬石

皆道子之孝故寡

人問子以璧

問以禮遺之

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

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

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

危言有危苦之節

忠可以寫意

寫猶宣

信可以遠期

久而不渝

諺元作

云服難

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傅以行

去音

教少以學義

之經也循計之事

先計而順行之

佚

元作失

而不補累訪議之

行窮而不憂

窮言盡事之情

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

元作乎

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

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

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

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

素位而行不為威嚴所移

重利不足

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

快謂縱逸

和於下而不危六者

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謁

隱自匿也中謂情實此疑與趙造諫本一

說

臣之罪也傅命僕官

傅附同比也僕猶辱

以煩有司吏之恥

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

未通於王之

補

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

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

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

苦於學

溺苦皆勞也勞於學以無導之者故也

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

志事先者

先君

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

之祿也子能行是所補

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

勿疑任賢勿貳

禹謨

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

服衣冠具帶

帶飾之備也猶具劍

黃金師比

未詳蓋衣章主術訓武靈王貝帶鷄

鷄而朝注鷄鷄讀曰私

以傳王子

趙燕後胡服

服後於衆

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

諫而不諱

謹也

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

為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

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為行慈父不予逆

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慈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

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為累政胡服以逆主為高行私

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燕公族也以明有

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前前施及賤

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更猶反侵辱刑也

不刑而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日令善

王破原陽屬雲以為騎邑居騎士牛贊趙進諫曰國有

中

於此

人



固籍

固言不變籍猶令甲

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

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

其敵

習於敵人之兵則玩而易之

使其用者

此言本國械用

易其難今民

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

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

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

近易用

易入音

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

而不觀於時

時猶俗也視俗而變不為俗所窺

制兵而不制於兵子

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

之宜

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非其宜也

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

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

與代交地

交接猶

城境封之

築城境上為之封域

名曰無窮之門

所以詔

元作昭

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

趙甲重不若新甲之輕循

言其因舊

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

此言胡也

吾聞

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予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

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

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

此門義取胡者古今所遺

踰九限之

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

楚威十一年魏敗我陘山時武靈未立懷二十八年秦齊韓魏

攻楚殺唐昧此二十年明豈昧之字耶

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

於薛公

懷二十九年使太子質於齊

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宋

之交令仇赫

元作郝下章同

相宋樓緩相秦楚王合

元作禽趙

宋

楚與二國合

齊

元作魏

之和卒敗

楚得二國之援故不與齊和

趙使仇

元作机史作仇液下同

赫之秦請相魏冉宋突

齊人謂仇

赫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

秦時已相緩

公不若陰辭樓子

辭告之也請無急秦王

昭王言為緩故請之不力

秦王見趙之相魏冉

之不急且不聽公言也

公謂郝

是事而不成以德樓子

事成

以史補此六字

魏冉固德公矣

穰侯傳有云秦昭七年此二十六年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

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

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

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

言易橫秦之路以合三晉

兵弱也弱而

不能相一是何秦

元作楚

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

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

走獸摠名

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

相關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

相關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關兩

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

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

元作亡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

合合楚也楚強晉弱先攻

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矣今攻楚休而復之

休罷兵

已五年矣

先是

秦取漢中取召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懷苟來舉玉

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

楚懷三十年秦昭云然此二十七年

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

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補有謀故發元作使之趙以

燕餌趙

言欲與趙攻燕

而離三晉

韓魏時不合秦而趙合之必不善趙

今王美

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

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

美秦反地餌燕

之說故不救韓亦離三晉之策也

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

割地挈而

走秦疾於馬兔

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

禍兵禍安言其不勞

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

行矣字

割挈馬兔而

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

案安同故荀卿書多用案

字此言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環中一作移於字可也

以強秦之有韓梁楚

與燕之怒

秦有三國趙之患也燕又怒之

割必深矣

秦割趙地

國之舉此

國謂趙舉猶行

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

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聖

聖其約

出銳師以戍韓梁西

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

循前是秦而攻

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補見三晉之

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出故是秦禍

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重言急以促之

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之以偪秦韓梁之西

元作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衍字而多求

地彪謂從橫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少嘗之其効已見是以知張儀之可折也然其効不大見於後

則是諸侯之不一也是其計之不明不智也吁惜哉

富丁趙人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



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趙人為富丁謂主父

曰不如以順齊

齊本欲伐秦今順之

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

合而攻韓魏

無齊之難因得取其鄰也

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

秦

上言順齊伐秦此又言齊不欲伐者前時秦楚未合今合故也

必以趙為辭

以趙不順

齊伐秦告二國

則不補

伐秦者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

西

不伐秦

韓必聽秦違齊

畏秦故

違齊而親

秦親韓

兵必歸

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

我且我順齊齊無不

元作而

西日者

言昔日

樓緩坐魏

時欲

離齊魏坐

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

言二國本親  
宜與之伐秦

今我

言有所待  
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敵秦也

罷疲

趙必為天下重

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

韓魏齊為三

是俱敵也曰不然

我約三國而告之

行秦字

以未講

元作御名

中山也

言可少出

兵也此二十七年趙破中山未滅也趙宜自備

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

欲和我

使趙與中山講

中山聽之是我以三國

元作王國

饒中山

而取地也

饒猶益也  
以三國欲和我故益得取地於中山

中山不聽三國必

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

分兵而孤

行樂字

中山必之我

去猶

已亡中山而以餘

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

魏因富丁且合於秦

丁本欲以趙合齊魏今魏欲因以合秦趙不聽故

趙恐請

効地於魏而聽薛公

文時合齊魏

教于效

或者教之効趙人

謂李

兌曰趙畏橫之合也

合秦故言橫

故欲効地於魏而聽薛

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

以天下厚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

厚秦而舍之相魏秦必惡

之故二國不合虛言其不合也

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

哀聽

是輕齊也

齊亦忌最故

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

趙而便於周最也

惠文王

武靈王子元年報王十七年癸亥

三國攻秦

魏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元年

趙攻中山取扶柳

屬信都

五年以擅呼沱

擅言固

齊人戎郭宋突

雖齊人謂仇而倍齊

赫

元作郝

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地

元作堊武后時字耳今並從古此謂

扶柳中山案此言於齊

案猶據

曰四國

趙與上三

將假道於衛

以過章子之路

地缺蓋章子以齊軍守此

齊聞此必効鼓

莒鼓里是也濟

南又有

二鼓

腹擊

它國人仕趙

為室而鉅荆敢

楚人仕趙

言之主謂腹子曰何

故為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

小而帑不衆

帑金幣所藏

王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

擊必不為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

曰善

此曰主曰王君主父故在也然則上章五當作三

蘇子

元作秦下同

說李兌曰雒陽乘軒車蘇某

元作秦

家貧親

老無罷車駕馬

罷疲同猶敝也車勞則敝

桑輪蓬篚羸

元作羸

膝負

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河漳

元作漳河

足重繭

繭足也

日

百而舍

日行百里乃就舍

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

李允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允盡知

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

李允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

門閉後至不及

其開時

藉席無所得

藉謂借

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

土梗與木梗

土亦言梗木為類也

因

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

也使我逢疾風淋雨

淋言其大能沃物

壞沮乃復歸土今汝

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

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

此喻不切於允之事

蓋以鬼事發其言耳

今君殺主父而族之

殺在四年言族則其宗多死者

君之

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

李允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允也蘇子出李允舍

人謂李允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

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允曰不能舍人曰君即

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

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允厚而用之日來抵掌而談李允送蘇子明月之珠覽宜訓注和氏之璧卞和所獻楚文王者黑貂之裘黃金百鎰元從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

屬清河即下東武城此當田文奔薛後

孟嘗君擇



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

之

借車與衣固將馳且被也今借衣者被之哉皆對云然蓋常常馳而弗愛也

借衣者被之哉皆對

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

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

訾不

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知其善任人也

謹使

遣吏之辭

可全而歸之

齊欲攻宋

閔三十八年

秦令起賈

人姓

禁之齊乃援

元

揀趙以伐宋以趙自助秦王昭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

以伐秦韓趙魏燕齊也史不書獨趙策見之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臯

而陰講元從才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解秦怨

而取封焉自封之封非封地魏王昭不說之齊人補謂齊王

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

為趙也本以秦屬怨於趙五國伐趙此設詞也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

趙趙可亡也趙必亡矣齊逐李兌講秦背齊不李兌必死伐宋者兌也

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

成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

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

抱陰成

成屬涿郡又孔子世家注太山鉅平有武城

負蒿地

元作蒹趙記注

在烏丘又葛城在高陽屬涿郡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

陽

屬河

姑密

密茂同魯下縣有姑蔑城

封其子

允

而乃令秦攻王

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知賢不

言人必以類相比乃可知

如王

言如

王今者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

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

虛國於燕趙之前

虛國謂燕趙也

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

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

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未嘗不歲至於王之

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

元作珉從韓策後並同

處於趙

珉下皆齊人去齊者

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

珉處趙意

別有謂魏以其曰有秦陰

疑齊親趙因私於秦以趙嘗講秦也

今王又

疑齊親趙因私於秦以趙嘗講秦也

挾故薛公以為相

史稱文去齊如魏在閔王三十八年後按此則其如魏以齊王驕也

伐宋前已去齊矣

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

皆齊人之

去齊者 **王顧** 元作固 可以反疑於齊乎 用齊之所不善失在魏也安可疑齊

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誦 此下此士自陳其說魏之効誦猶順 其欲事王

齊王 也甚循其怨於趙 言其事齊比於趙則又順也 臣願王之亟 元作

日聞魏 與魏相聞 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為王推其怨於趙

推猶移怨魏怨 願王之陰重 元作日 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

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 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齊重趙恐齊強亦必重之 齊

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

與趙治 治猶校 三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

矣言趙居齊上臣故欲王之徧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則私

所謂無使見也甘言說之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

丹順皆人名以趙劫韓魏此下皆且使臣也甘之以三晉

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

皆徧秦以事王自以見徧於秦也秦於天下有徧而已不如齊之有劫有甘也而不

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此章亦可為齊姑因舊

齊將攻宋而秦楚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

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王問曰

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為齊得利秦之毀

也

不以毀秦為齊之利

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為王下

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

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

太子為王及走史不書太子為王矣而走

必王之黨逐之故太子之人以死報之

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

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已臣為足下使公孫衍說奉

陽君

蘇秦從時已言奉陽死矣豈或襲稱如馬服者乎

曰君之身老矣封不

可不早定也為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

貪韓魏危

近秦故

燕楚僻

元作辟

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

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

德

元作得

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一時也已奉陽君甚貪

元作食

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

言奉陽欲得陰以大其封而齊待之未有異數

不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以觀奉

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

許之而未與故曰縣

循有燕以

臨之

循言與燕順臨猶制也

而臣待忠之封

待猶將忠猶實

也王許之封而巳實之

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



君蓋趙人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言有齊又

得宋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

與國趙也言奉陽襄安不敢望封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觀

其無所事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潰潰癰也蓋喻其制天下之易也決猶制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

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燕元作楚

僻元作正蓋僻匹聲近匹又訛作正字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

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

元從才從

於秦楚與

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

閔

曰臣已為足下

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

爭一作事爭先

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

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

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

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

趙非不可以與秦講而不

可獨講獨講則示秦弱秦必輕之今助四國攻宋而得陰是五國為一也不懼秦矣

若不得已而

必講

據此時趙可  
以無講故云

則願五國復堅約

同伐秦也先伐  
後講則不示弱

五國

補兩  
字

願得趙

時趙  
強故

足下雄飛

雄者衆  
雌所從

與韓氏大

吏東勉

元作  
免

齊王必無名禁

補  
珉也

元作珉下同前  
齊嘗使韓珉處

趙有秦私也今五國約講秦勉齊  
同之諸國必無辭止珉使無私秦

使臣守約若與國

秦本非與今講  
必使之如與也

有倍約者

倍並  
音背

以四國攻之無倍約

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償

元作  
賓

之今韓魏與齊相

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

此因  
舊

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

秦非復合也必有觶

元作  
下同

重者矣

角一俯一仰曰  
觶言有一重

後合與解重者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

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為

天下自為秦用趙無所用

也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

天下爭秦秦王

昭

受負海

行內

之國

山東皆負海

合負親

之交

天下嘗橫而親秦矣已而負之今復合之

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

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

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

魏懷於魏

此皆其國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之

復合行

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今相

懷因使  
合之

交兩王

秦魏

王賁韓佗之楚

元作曹此皆秦人

皆起而

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

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

此三皆強

國自相親以據魏

據猶臨之

而求安邑

秦求之

是秦之一舉也秦

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

此倍益也

秦

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

過猶勝也言秦行此策不論其它止得安邑已勝於趙矣

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

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

收楚與韓珉而攻魏

伐齊得之則珉為用

是秦之一舉也秦行

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

交鋒之初

秦因收楚

而攻魏

三國交鋒勢不得解故得以此時收攻二國

不至一二月魏必破

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

地

韓之太原絕下軹

元作

道

南陽而

元作高

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矣國燥

於秦

燥猶

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

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

元作曹

屈

三晉破

而兵東分於齊

謂兵分

秦按兵攻魏取安邑

此與

上始用兵而攻收同

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

謂按

安是以攻齊之已敝救之而

補兩字

與秦爭戰也君不

救也韓魏焉免西合

合合秦

國在謀之中

在秦謀中

而君有

終身不得陰五矣

有猶又

天下爭秦秦按為義存亡繼

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

勝中山之後

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

此時宋小弱言趙失中山聽命於秦與宋同也

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

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

元作秦

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

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

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農

夫登穀熟曰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

惡心不安也以

其無以今足下功力

謂戰伐

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

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

皆言王前專據

言行之不疑

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

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



故以韓為餌

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為愛已也

先出聲於天下

欲鄰國聞而觀之也

觀其愛趙

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

示趙魏

虛以伐韓示之

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

補

韓以貳之

貳猶疑

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

伐空韓

如上文則伐韓非秦所急也此言實伐者韓之在秦掌握中物耳故不急於伐恐趙不以

為德故終伐之其伐之亦欲以吞周而非愛趙也

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

謀計

議猶意

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

魏滅晉國

晉國謂安邑

是

元作恃

韓未窮而禍及於趙

三晉唇齒

之國故韓亡則魏滅魏滅而禍及於趙不待韓滅盡也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

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

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破中山滅之今燕盡韓之河

南盡言得其地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與三百里此

皆言近趙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屬金城下五百里秦盡韓

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國謂趙邦屬而壤挈者言為秦所取挈

言取易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元作唐之上即地

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

則勾注之西

屬雁門

非王之有也今踰

元作魯

勾注禁常

山而守

守猶閉

三百里通於唐曲遇

元作吾

此代馬胡駒

不東而崑山之玉

後志金城臨

不出也此三寶者又

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

元作國

之伐齊臣恐其禍

出於是矣五國之主

齊楚魏

嘗合橫而謀伐趙三分

趙國壤地著之盤孟

取太公為武王

屬之讎柞

讎柞

同言其相屬伐

五國之兵有日矣齊

元作韓

乃西師

以禁秦國

禁閉

使秦發令素服而聽

今令其國素服者兵敗以喪禮

自居也

史不書反溫軹

元作枳並屬河內

高平於魏

高平屬臨淮安定亦有

反

三公什清於趙

公字疑誤安定有三水朔方有三封渤海有三戶皆近趙張儀傳塞什谷

之口當屯留之道則什近屯留後志中牟注有清口皆趙地也

此王之明知也夫齊

事趙宜為上交

以其有志為趙閉秦

今乃以郈罪取伐

郈抵同坐也

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

補

天下必以

王為得齊齊

補

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

義王以天下就之

趙得天下之交而屈就齊故齊以為義

下至齊慕王

以天下收之

就之上也故收言下

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

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

之也

趙惠文十  
六年有

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郢為質於秦而請內焦

引農郡黎東郡有黎  
有焦城黎即黎陽

牛狐之城地

缺以易藺離石祁於

秦

元作  
趙

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

昭

怒令公子繒

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

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

今寡人不逮

不及  
先主

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

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

敢知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

史無易字

伐趙攻閼與

後志上黨趙奢將救之

此二十九年破秦閼與下

魏令公子咎以

銳師居安邑以挾秦

挾牽制之

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

魏將

廉頗

趙將信平君

救幾大敗秦師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予南方之博士也

同鄭人鄭在趙之南博士

辯博之士

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

鄙猶野何

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

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

之曰

撫摩也

兵固天下之狙喜也

狙獲屬而狡黠言兵家如之而可喜

臣

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

昔日

昭王亦

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

之累故不愛

元作受

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

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

此下同對

今有人操

隋侯之珠持

下脫一字

丘之環

末詳

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

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

荆成荆范睢傳注古勇士又慶卿古字通應訓荆有飲非

斬蛟孔子聞之博物志以為荆軻非也又或是成荆  
慶忌二人說林訓曰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

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一宿一夕夕初夜人必危之矣今

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

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固之具固亦其何以當之

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彪謂鄭同陳喻

甚高然自春秋至是天下未嘗無兵故孔孟皆以兵  
為諱今捨俎豆之事仁義之說而專談兵此益多之

也論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

伏猶隱也將出使恐王疑之於辭  
日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也



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

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

夷

宋公子

之於宋乎非肉不食

言其貴莊十年注肉食在位者

文張

宅國

人善宋

宋王善之

惡公子牟夷宋

元作寅

然之

補之字言牟夷之親而文

張以遊客能使宋聽其說况已乎

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

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

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

入梁

史不書

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

矣

此言奸人不可盡信

燕封宋人榮蚩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

城合

元作令下同

盧

屬泰山

高唐

屬平原

平原陵地城市邑五

十七

平原青州郡

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

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

乃割濟東三城

補

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

辭夫

也謂三城

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

也

此取之彼割之也

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

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如肝涉血之仇耶謂即

墨之

其於奢也不然

奢於燕非仇

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

榮盍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

君必處一馬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

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

燕將杜猶拒曠日持久兵相持日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

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羽謂箭翎敝翎即裂字府庫倉廩虛

兩國交以習之習言玩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

兵無明此者矣是元作夏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行也字

城大無能過百雉者隱元年注方丈曰堵三堵為雉果如馬服之言

也彪謂馬服之請將自知明也其策安平知彼明也夫安平齊宗也其不強趙以奪齊之霸人之情也

此言若易聽而不見聽孰謂平原君智乎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

元作都平按史單無都平之稱魏策三言

平都今從之又按孝成元年單將趙師攻燕二年為相蓋相平都而將之實自惠文至孝成乃攻燕復相也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

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

賃所

稅於民者

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

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

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

兵則吳干

之喻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

夫吳干之劍

吳王使干將鑄之故云

肉試則斷

牛馬金試則截盤匱

匱盥器

薄之柱上而擊之

薄猶迫

則

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

質以石為鑽

則碎為百今以三

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

干之劍材難

材謂脊脾之類不易得也

夫無

元作毋

脊之厚而鋒不

入無脾之薄

脾近刃處

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竿

元作

罕下 鐔蒙須之便

鈎劍頭銀竿與桿同集韻柄也鐔珥鼻也蒙須疑為劍繩猶蒯緱也

爾雅草有夫須  
蓋以草為繩

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

餘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

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

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

集兵三萬

集言平時團  
集非烏合也

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

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補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

久數歲即君之齊已

言以三萬拒數十萬必敗亡  
也齊嘗為燕昭所破故云

齊

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

中山五年乃歸

此言雖衆猶不亟得志况三萬乎

今者齊韓相方

方猶

比猶敵

而國圍攻焉

兩國或圍或攻

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

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

萬之衆

索猶求

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

言城大兵少曾不處城之

一角豈能合圍

而野戰不足用也

既不能圍亦不可戰

君將以此何之

平都君喟然太息曰

喟即太息

單不至也

至猶及也言慮不及此彪謂

兵不期少多商敵為數耳單也以少擊衆奇兵也奢也

以衆敵衆正兵也論兵者當以正為常而用之則

務出奇奇不可論也單也扭於即墨之勝

欲以奇為常而廢正此其論所以屈也



孝成王

惠文王子元年  
報王五十年丙申

趙太后

惠文王  
威后

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

必以長安君為質

長安孝  
威母弟

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

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

唾其面左師

官名

觸龍願見太后威氣而揖之入而徐

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

竊自恕

久不見  
宜得罪  
今自寬而求見

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

郤

同以已病足因恐后不  
能前亦自恕以及人也

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

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

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

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

息其

子舒祺名也

最少不肖而臣哀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

數

尸祝之服所謂衽服又蕭望之傳注朝時皆着皂衣

以衛王宮沒死以聞

沒者

沈溺無見之辭

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

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

死則填壑

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

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

異於丈夫而有甚焉

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

媼女老稱燕后太后女

賢於長

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

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

念悲其遠也

念且悲

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

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王

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

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

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

此下左師對

此其

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

重器謂名

位金玉

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

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

趙之賢士

聞之曰人主

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

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趙記元年有彪謂觸警諒毅皆以從容

納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於廷怒罵於坐髮上衝冠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帝謂張猛曰曉人不

當如是耶  
二士有馬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

即秦惠七年五國攻函谷事函穀地

近故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

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

展轉猶反覆

日者秦楚戰於藍

田秦惠文後

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

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

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

軍於其地

韓必懼懼則可以不

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

行韓

補

恐使陽城君

疑當作成陽秦昭十七入朝者也

入謝於秦請

効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

元作黈字

書無此字下同

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

桓

令韓

與兵

恐守不効地故

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

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

挈瓶之智人之智

不失守器

所守之器謂瓶

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其亦

元作亦其

猜

馬

嫌其不能守

臣請悉發

發兵

守以應秦若不能卒

言戰敗不終事

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

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

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

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

王惟王才之

才財裁同

趙王喜召平陽君

元作平原史作平陽君趙約是

也若果平原下文不應復云召趙勝

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

秦其吏民不欲為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

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

無故

得利聖人以為禍

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

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

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

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

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

牛田秦地

缺因其水為漕

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

韓之上流

令嚴政行不可

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



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  
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  
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  
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補此二字此大利也乃使

趙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告補太

守有詔使臣勝有詔秦人語耳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

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

六金馮亭垂涕而免元作勉也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

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

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

食食封戶也

不義三也

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

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

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

趙記四年有馮亭下虎謂平陽嫁禍之言豈不易

曉而孝成怒之昏於利也勝禹入而順旨以濟其欲不幾於一言而喪邦與故為邦者以遠佞人為急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

軍尉也

趙王召樓昌與虞卿

曰軍戰不勝尉係死

係尉名

寡人使卷甲而趨之

襲之也

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

元從女從  
再求和也

與講無異義而此書兩字  
互用今以御名並作講

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

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

制言聽  
否由之

且王之論秦也

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

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

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

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

陽君為講

與從  
之也

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

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  
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

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昭與應侯必

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

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

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

虞卿傳有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

而講

元作御名史書此事在邯鄲圍解後按邯鄲之圍非秦德趙而解也趙賴魏之力耳何事朝秦

而講以六城此策以長  
平破懼而賂之是也

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

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

曰此非

行人字

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

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

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

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

人也遂於魯是人

稱是人不自子之也

不今死而婦人為死

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

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

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

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

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

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

猶飾辯此下  
行秦既解邯

鄆止六縣而  
講二十四字

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

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

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

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

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

以虞卿之言告樓緩

史云告趙郝

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

力之所至乎

至猶及也虞卿言秦力倦而歸謂秦力所及止是耳秦力豈止是而已乎

不補知秦力之所

元作不

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

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

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

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

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

足下解負親之攻

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攻之今為講所以解也

啟關通

幣

元作敵

齊交韓魏

使其交秦與韓魏等

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

秦

不為秦所取

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

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

補兩字

曰

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

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

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



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

元作而

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

並音疲

我以六

元作五下同

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

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

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

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

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

元作貴

而挑秦禍也

史註挑戰為致師則此言禍自我致也

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

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

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

行愈字

強之秦而割愈弱

之趙其計固不止矣

言割不止

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

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

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

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

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

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

乘猶陵

今趙兵困於

秦天下之賀戰勝

補

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

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

趙之敝而瓜分之

分其地如破瓜然

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

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

之為秦也

為秦計深而趙勢危

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是

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

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

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

嘗爭為帝

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

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

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韓魏本趙與國與齊為三而與秦易道也

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

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虞卿傳有次第不同先云

秦既解邯鄲與今所行二十四字同次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止勢必無趙矣次趙王計

未定樓緩從秦來止此飾說也次王必勿與樓緩聞之止緩聞之逃去彪謂虞卿可謂見善明者矣當

趙以四十萬覆於長平之下凡在趙庭之臣孰不魄奪氣喪願講秦以偷須臾之寧卿獨為之延慮却顧

折樓緩之口挫強秦之心反使秦人先趙而講於此亦足以見從者天下之勢七國辯士策必中計必得

而不失其正唯卿與  
陳軫有焉賢矣哉

秦圍趙之邯鄲

此九年

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

止於蕩陰

屬河內

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

稱客則行它國

人仕魏也間入邯鄲

間謂微行

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

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

由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

行閔王字今乃襄王耳史亦誤

益弱方今唯秦雄天

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

王為帝

稱謚非當時語

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

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

東國

謂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也而見之於將

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

泄之矣

泄言已白之

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

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

居此

元作若

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之

周

介士見莊子

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

其人介故

謂之然今衆人不

知則為一身

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明已今亦然

彼秦棄

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

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計功受爵時所尊上也

權

使其士虜使其民

視民如所虜獲

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

正於天下

過猶不幸

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

元作矣

吾不忍

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

生助之柰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

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

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



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行  
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

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  
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

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  
則斲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也嗟咨而母婢也卒為天

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

固然固猶其無足怪辛垣行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

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

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

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醢肉醬也辛垣衍快然不

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

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徐曰鄆縣

有九侯城鄂侯屬江夏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

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

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

庫

牖里在蕩陰

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

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

策馬

也筮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

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

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

行于字

筮鍵

筮鍵也

其壯避納者示不敢有其國

攝衽抱几

几所据也

視膳於堂下天子已

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

籥同關下壯也

投者下其壯

不果納

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

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

柩

倍言背  
之去

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

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劔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

之臣生則不得事養

齊時強二國不納必見  
伐國人不得事老養幼

死則不

得飯含

以珠玉實死者之口  
曰含此謂鄒含去音

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

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

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

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

無已言  
無止之

者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  
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  
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  
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  
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  
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  
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

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

笑曰所

元作此

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

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

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仲連傳有彪謂仲連孔

子之所謂逸民非周衰辯者之固也太史公贊之賤矣夫說人者不可一槩或委而順之若觸驚或折而服之若仲連然後能濟天下之務不然訣且悞矣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

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關

一卒不頓一戟

頓劔之頓

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用

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

龍

趙人著守白論莊子稱之距是遠甚豈同姓名如公孫弘者乎

聞補之見平原君

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

言初封時以公子耳

而封以東武城趙

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

右者人道所尊

而君為相國者以

親也

補

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

不以無功辭之

佩趙

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

而國人計功也

國人受封必計其功與平原異

為君計者不如勿受

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彪謂平原失計於馮亭以挑秦禍幾喪趙

國之半馴致邯鄲之圍何功之足論哉然因人成事亦有桑榆之收不可忘也虞卿之請帝王懋賞之舉

孫龍之辭明哲讓功之

誼皆君子之善言也

秦攻魏取寧邑

秦昭王十年拔寧魏地也徐以為趙非也後志朝歌有寧鄉蓋秦圍邯鄲魏信

陵救之秦怒故解邯鄲而取寧此九年

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

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

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奈

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



曰諒毅者

曰猶有

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

而往至秦獻書秦王

昭

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

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

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

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

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

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

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

衍

行之無所敢疑於

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

下

欲戰而言受命謙辭也

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

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

史注葉陽一作華陽華陽羊戎也此言葉

陽為王之母弟則非戎矣葉不可作華

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

行使

字之便於體膳啗之噍於口

啗食也膳之可食者集韻噍愜也

未嘗

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

刳胎焚天

天么同小也

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

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

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

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

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彪謂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觀其

辭令如見晉叔向鄭子產相與周旋於一堂之上而折論約勝之事何甚似蕭同叔子也毅其深於春秋

者乎是舉也不辱君命不失秦之心與觸警同傳可也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

衍以字

友之茅舉

元作舉茅舉趙人

為姚

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之  
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  
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

折韓魏之招

元作招之

謂皮相國

趙相

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

據猶任建信趙幸臣

涉

孟

蓋為橫者與建信異趣故趙讎之

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為有功也

齊不從建信君

此從如字

知從之無功建信者安能以無

功惡秦哉

惡猶害也從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功乃能害秦耳

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

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

為從無功則反助秦不則分齊齊雖不為從然與秦

爭衡故助秦則分齊之地分分其地

則是強畢矣

言建信圖強之計盡於此

建信春

申從

春申悼襄四年主從約發議於此時也

則無功而惡秦

言楚趙合則雖未見

功而有害秦之形

秦合

元作分

齊

秦見二國合亦與齊合

齊亡魏則有功

而善秦

齊本不從建信今秦來合故助之攻魏以善之

故兩君者奚擇有功

之與補無功為知哉

兩齊趙也趙知據建信而不知其不合楚不能成功齊不從建

信而不知其合楚足以成功不知所擇也

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

魏臣秦所重者

而衛兵亡其比陽

屬南陽衛

附秦者也故魏殺秦重衛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趙

為之亡魏之鄙以危之

元作危時魏趙欲以封文信不得志文信呂不韋也

齊文信而不果文信不得志

十七年也未得三晉倍之憂也文信欲得河間必伐趙韓魏趙之與國故

其憂言嘗分趙患又起患文文信之憂

倍言嘗分趙患又起患文文信之憂

大矣文信為三齊不從不與山三晉之心疑矣疑從

可憂大者不計而講一本作構下同言趙必心疑者

合憂大者不計而講求和於秦不待計也心疑者

事秦急秦魏之講不待割而成凡講必割地今急於

也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趙近秦秦攻齊趙必俱亡

之不待楚魏齊趙必俱亡

矣

此說欲趙以河間廣文  
信封也下有一章合此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

卿曰為入必語從

為為我

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

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

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

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

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有虞卿傳

謂虞卿之所言為皆不倍道非反覆揣摩為人緩頰  
人也從之利害正爾雖微平原之託卿亦必云爾終

之趙利魏亦利矣唯不能必趙聽已  
從而先有輕發則是有受害之形也

平原君謂馮忌

後稱外臣  
知非趙人

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

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

勝之威

趙勝

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

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

之敝守

邯鄲  
守守

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

然者

言所  
以然

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

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



趙罷音疲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

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休息之兵承趙之敵

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公子即下魏牟若莊子所稱中山者不與應侯同

時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魏東歸應侯曰公子將行矣

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

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

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

僕平原自稱

不忘於心願君之亦

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彪謂此言者富貴之金石也  
有能書諸紳銘之几杖勒之

盤孟則何亡  
國敗家之有

說張相國

蓋梁人相趙嘗  
懷梁而鄙趙者

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

多君

少多猶  
薄厚

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

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

飄於清風

舉鴻毛以見膠漆

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

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

後志滏水在鄆

右常山

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秦

元作齊此言四蘇秦從時也

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

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

不可復得

歸也意者相國以罪亡梁與

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

君字誤

自是

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

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

迎

面之有顧則反

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

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

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

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

元作生

不知寡人不

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

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

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

猶虧

損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所與治國之人

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

與幼艾趙歧曰艾美好且王之先帝帝王皇人君之尊稱此與稱秦孝公為先王者

同駕犀首駕驂以御馬喻也陳軫傳言衍與燕趙之王有故蓋衍雖相魏實趙任之為外相也

而駢馬服以與秦角逐角有鬪爭意秦當時避元作適其鋒

今王憧憧往來不絕貌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

折王之輶元作倚也輶車旁也以輦喻故云

或謂建信君君補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膏之所以事王

者智也

人名

趙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

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

五里而罷

音疲

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

獨斷之車

不與之分治

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

國事外刺諸侯

刺言探候其事

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

所治者多

不暇悉言於上

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之軸令折矣

不勝多事之任

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膏以事而

元作能

重

責之未期年而膏亡走矣

彪謂奸人之不可知甚矣智知所無奈何彼厚任以

事背以為不世之遇矣。殫力畢慮，恐不給焉而不知。建信之困之也。故國有奸人，賢智之得全者寡矣。

苦成常

未詳

謂建信君曰：天下公從

公猶同

而獨以趙惡秦

言從者皆惡秦也。而世獨言趙

何也？魏殺呂遼

元作遺，從上文

而天下交之

天下惡秦，秦重遼，故殺遼而

今收河間

不封文信

於是與

殺呂遼，何以異

文信亦秦所重，今不與地，秦必惡趙

君唯飾

元作虛

懼秦

也。偽侯文信

虛與之

猶且知之也

如是秦猶知其不善，已況收河間乎

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收河間？何

益也

希寫趙人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

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

使為丞  
相官屬

爵五大夫文信侯

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

言已待之厚  
彼不且無禮

希寫曰臣以

為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

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

賈而謹司時

司伺  
同

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

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

衍之  
字

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

玉門

項羽紀成臯北門注  
玉門此事不經見

卒斬紂之頭而懸於太白



者旗名是武王之功也今君不能與文信侯相抗以權

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為君不取也

魏尅

音介元作尅字書無之

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

用繩以繫獸蹄

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

蹠獸足

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

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

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

言王且以愛國

故去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趙人曰夫秦之攻趙不

宜急如此此召兵也

兵趙兵內應者蓋以鼓鐸為信

必有大臣欲衡

者耳

衡即橫

王欲知其人旦日贊羣臣而訪之

贊者美其事以

開說者

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為代郡守而居無幾

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

饋餽同方食而祭不墮失匕筋異矣

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

伯之言使

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為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

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敵

兩國戰必有一疲而因以兵邀擊之

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為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為齊獻書趙王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實

元作寶即下致地

而臣切怪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

窮猶困也

困於不得見

羣臣必多以臣為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

重猶

難以臣為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者也

非無也

則交

有所偏者也

言賣趙與諸國為私

非然則智不足者也非然則

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者也

王畏懼之必行其說

臣以齊

循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為行

字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

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為王求名

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言可

未効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行重王無齊天下必見於

盡輕王也秦之強以無齊行之故重王燕韓補魏自

以無齊故重王趙得齊故今王無齊獨安能無重天

下猶四國故勸王無齊者非智不足則不忠者也非

重趙

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効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為謂趙王曰齊畏從人之合也故効地今聞趙莊賤張

勲貴

勲蓋敗從者

齊必不効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而

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

田駟謂柱國韓向

柱國楚官  
蓋趙亦有

曰臣請為卿刺之客若

死

客謂  
章

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

疑其殺章  
欲以專事

建信君死

則卿必為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為交終身不敝

以殺  
章故

建言  
交之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為廬陵君

孝成母弟  
見趙記

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為

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

無如  
二國對曰秦王昭

以虞卿為言而王不逐也

前事耳  
非今

今燕一以廬陵君

為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

為燕也吾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為燕也

行逐愛弟

行所

又兼無燕秦臣竊為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

交兩手

俛免

元作首欲

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未已

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

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

倍言背其師

交淺而言深是亂

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

說也言之常者人所稱非必師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

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

席設席

而廕庇桑

桑之能庇人者於之取廕

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

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

公不得也

行趙王曰三字

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

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此忌初見之談也應在平原謂馮忌之上然亦得為此史

本其初言

之故因舊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

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



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  
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  
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  
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危  
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  
非也錯置也有舉有置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  
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  
之法有所謂桑雍者雍癰同桑中有蠹則外破王知之乎

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

優愛孺子也

優饒也言愛之甚一曰倡

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

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

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

說林訓月照天

謹

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彪謂王斗魏牟及此三士其言若出一口所謂理義

人心之所同然者與至於此章肆直而慈惠尤可喜可愛有國有家者宜寘之座右

悼襄王

孝成子元年始皇三年丁巳

秦召春平侯

及平都皆趙人

因留之泄

元作世

鈞

秦人

為之謂文信

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記二年有

幽王

悼襄子元年  
始皇十二年丙寅

文信侯出走

始皇十年免相就國  
十二年徙蜀飲酖死

與司空馬

不韋  
吏也

之趙

趙以為守相

守假官也  
馬為之

秦下甲而攻趙司空馬說趙

王曰文信侯相秦臣事之為尚書

秦官屬  
少府

習秦事今

大王使守小官習趙事請為大王設秦趙之戰

設者  
無其

事施陳  
為之

而親觀其孰勝趙孰與秦大曰不如民孰與

之衆曰不如金錢粟孰與之富曰弗如國孰與之治

曰不如相孰與之賢曰不如將孰與之武曰不如律

令孰與之明曰不如司空馬曰然則大王之國百舉

而無及秦者大王之國亡趙王曰卿不遠趙而惠教

以國事願於因計

因非正為之猶秦王謂陳軫以其餘為寡人計也

司空馬

曰大王裂趙之半以賂秦秦不接刃而得趙之半秦

必說內惡趙之守

秦雖說於得地趙猶有守之者秦所患也

外恐諸侯之

救秦必受之

患於有守有救則其受之不得不急

秦受地而卻

元作郤

兵

趙守半國以自存秦銜賂以自強山東必恐亡趙自

危

趙亡則五國有唇亡之憂

諸侯必懼懼而相救則從事可成臣

請為大王約從從事成則是大王名亡趙之半實得

山東以敵秦秦不足亡趙王曰前日秦下甲攻趙趙

賂之以河間十二縣地削兵弱卒不免秦患今又割

趙之半以強秦力不能自存因以亡矣願卿更計更猶

易司空馬曰臣少為秦刀筆謂為尚書也筆以書以札刀削其不當者

官長而守小吏其官之長任之為吏未嘗為兵為猶治也臣元作

百請為大王悉趙兵以遇與秦接戰趙王不能將不用馬為將

司空馬曰臣効愚計大王不用是臣無以事大王願

自請猶乞骸骨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列女傳有趙津吏蓋

也此官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

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

元作勿

用趙必亡平原令

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

李牧

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

者以曲合於趙王

曲不正也

其交甚親其為人疾賢妬功

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

惡王令人代

使趙葱顏聚代牧

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

數列其罪

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

上趙王壽

而捍已

首

刃名蓋其首如已漢鹽鐵論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已不足恃也捍衛也誣其以已首

自衛如欲判王然

當死武安君曰緹

名牧病鈞

短偃如鈞

身大臂短

不能及地起居不敬

起居問王起居也拜不及地為不敬

恐懼死罪於

前

不敬者其罪死故以此懼

故使工人為木材以接手上若不信

緹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柶

柶就也蓋為木

接手可以就地因以舉身也集韻柶門柶也又纏之柶拊也與棹同音袞掣轅也疑此木類此故名

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

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

拜賜死之命

縮劍將自

誅

縮當作揃集韻引也抽也

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

元作司



行空  
馬門宮門趨甚疾  
此言牧之知禮也而史言牧不受命捕得斬之不知遷捨此何

所聞而出諺元作門也諺別右舉劔將自誅臂短不

能及銜劔徵之於柱以自刺  
徵猶驗也口銜劔不自知其可死即柱以為驗

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  
此七年誅牧降秦八年邯鄲為秦平原令見

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嗟乎  
嗟亦司空馬又以謂元作

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

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元在秦策彪謂從橫之

說皆有所偏而從人欲合六弱以攻一強其勢若可為也患諸侯之不一耳使諸侯而明於事變不惑小

利不脩小怨併力合慮而西雖不可以大有為其於  
感秦有餘惜乎當時不知此也自蘇秦死從約不堅  
秦兵四出諸侯挫於走北其氣奪矣司空馬欲以此  
時割趙之半說秦而反其兵因以復合天下之從豈  
不謬哉夫以全趙猶惴惴不自保彼安能守半趙以  
自存乎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雖得半趙不盡不止而  
何以說之諸侯勢去自春申不能從以難秦司空馬  
獨能之乎故趙幽之亡罪在用韓倉而殺李牧無與  
司空馬平原  
令非篤論也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

元作  
御

之李牧數破

走秦軍殺秦將桓騎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  
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

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史作聚代將斬李

牧廢司馬尚後五

三元作三

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

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牧傳有

凡六十三章

戰國策卷六

謹案卷六第十五頁前七行此張儀所以投隙而  
起刊本起訛趙據吳師道本改

第二十七頁前四行武靈王貝帶鷓鴣而朝刊本  
鷓鴣訛翹翹據淮南鴻烈解改

第三十九頁前八行封不可不早定也刊本不可  
不下複衍可字據吳師道本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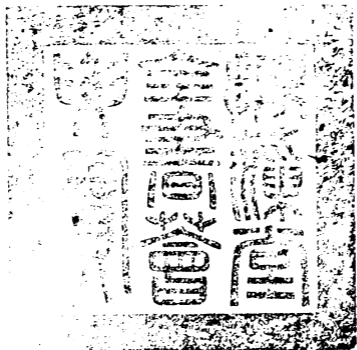
第四十五頁後四行邱抵同坐也刊本坐訛至據  
吳師道本改

第五十三頁後一行豈人主之子侯按高誘本侯  
作孫

第七十六頁前三行用繩以繫獸蹄刊本繫訛骨  
據吳師道本改

第八十頁前六行錯置也刊本錯訛舉據吳師道  
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沈浩